



出版物书影（民国·珂罗版至2016）



· 上款人重要 ·

吴騫《阳羨名陶录》：陈鸣远擅有清一代之绝技，当日文人学士争相延揽，而与杨崑木交尤厚。

崑木其人对陈鸣远个人的影响力，在于文艺修养和审美理念，更经由吴騫波及后续文人紫砂发展尤其是壶身题刻方面的创作旨趣。杨氏筑园于海盐，曰“拙宜”，有《拙宜唱和集》一卷。拙宜园即陈鸣远名盛时期，往来寓居浙江名园之一。

此外，杨崑木家族人物堪称史上有名。

杨中讷（1649~1719）字崑木，号晚研。康熙三十年二甲一名进士。授编修，官至中允。督江南学政。先后受业于朱彝尊、黄宗羲。曾奉命参与编修《全唐诗》，成就其个人文学同时也立下光辉业绩。

杨崑木与曹雪芹祖父曹寅为至交。曹寅《棟亭集》涉杨者有十首。现上海图书馆藏杨中讷《芜城校理集》涉曹诸事皆为编修《全唐诗》期间所作。

杨崑木之父杨雍建，以敢谏著称。杨氏父子二人生平简介，可查阅：朱彝尊《光禄大夫兵部左侍郎杨公神道碑铭》、查慎行《敬业堂文集》之《晚研杨先生墓志铭》，《两浙輶轩录》卷十一亦有传。又见于《海宁州志稿》艺文志·典籍八、《国朝耆献类徵》卷一二一、《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国朝画家笔录》卷一、《国朝书人辑略》卷二、《室名别号索引》等文献资料。

丁卯壶底的铭文，看起只是说明为谁制作、制作时间及作者署款。但此壶标明上款人的意义，绝非简单的纪事而已。

崑木先生，因其博学修养，对于开辟具有文人紫砂特色的壶铭，也就是切器、切用、切怀一类铭文的发展，有先导之功，此类铭文可以说是后续曼生壶壶铭之滥觞。

(清) 吳騫撰

陽羨名陶錄

門才自豪人日為狂後入修門生事死于獄靜志居
詩話載其題詞人甚盛銘云人之有髮且且思理有
身有心奚不知是此銘蓋出于前人然不損亦非一
于狂者乃唐盧仝所作銘也

沈子敬崇頌朝人
吳憲曰仁和魏以子萬新為余購得荷花盃一底有
銘云云後著子敬為番先兄製又桐鄉全雲莊比部
舊藏一盃摹其式寄余底有銘云崇禎癸未沈子敬
製一盃款制極古雅蓮朴蓋子敬實明季一名手也
陳子哇仿徐最佳為時所珍或云仰鳴遠文
陳鳴遠名遠饒鶴峰亦號登陸詳見宜興縣志
吳騫曰鳴遠一技之能聞世特出自百餘年來諸家

陽羨名陶錄

1025

1009

陽羨名陶錄

傳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跡所至文人學士爭相題
攜常至海鹽館張氏之涉園桐鄉則汪柯庭家海鹽
則陳氏曹氏馬氏多有其手作而與楊中允晚研交
大厚子嘗得鳴遠天籟盃一細砂作紫雲色上發灰
子山詩為曹廉讓先生手書製作精雅實可與三代
古器並列編請就使與大形諸子周旋恐未甘退款
都督之列耳

徐次京
惠孟臣
故軒
鄭寅侯皆不詳何時人並善摹仿古器書法亦工
張燕昌曰王弼山長子親之無書畫一盃底有八分

百年來精于刻印昔時少山陳共之工鐫款字特異書耳
若刻印則有篆法刀法摹印之學非有數十年功者不能
到也吳亮林著陽羨名陶錄則結繩遂以為斯時丙午
夏日上

陳鳴遠字製茶具雅玩余所見不下數十種如梅根筆架之
類亦不免纖巧然余獨賞其款字有晉唐風格蓋鳴遠游
蹤所至多主名公巨族在吾鄉與楊晚研太史最契符于
吾師樊桐山房見一盃款題丁卯上元為崙木先生製書
法似晚研殆太史為之捉刀耳又于王弼山家見一盃底
有銘曰汲甘泉澆芳若孔顏之樂在蘇欲觀此則鳴遠社
屬亦不俗豈僅于盃者與上

吾友沙上九人龍歲時大彬一盃款題甲辰秋八月時大彬

陽羨名陶錄

1037

1026

陽羨名陶錄 海鹽吳騫棧客編

吳騫曰鳴遠一技之能聞世特出自百餘年來諸家
傳器日少故其名尤噪足跡所至文人學士爭相
攜常至海鹽館
而與楊中允晚研交尤厚

蓋鳴遠游

蹤所至多主名公巨族在吾鄉與楊晚研太史最契
吾師樊桐山房見一盃款題丁卯上元為崙木先生製
法似晚研殆太史為之捉刀耳

張燕昌陽羨陶說

《阳羨陶说》、《阳羨名陶录》、《阳羨砂壶图考》中关于丁卯壶重点字句

乾隆时期，朱琰，笠亭，则直接成为丁卯壶收藏者。朱琰是《陶说》的作者，这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陶瓷史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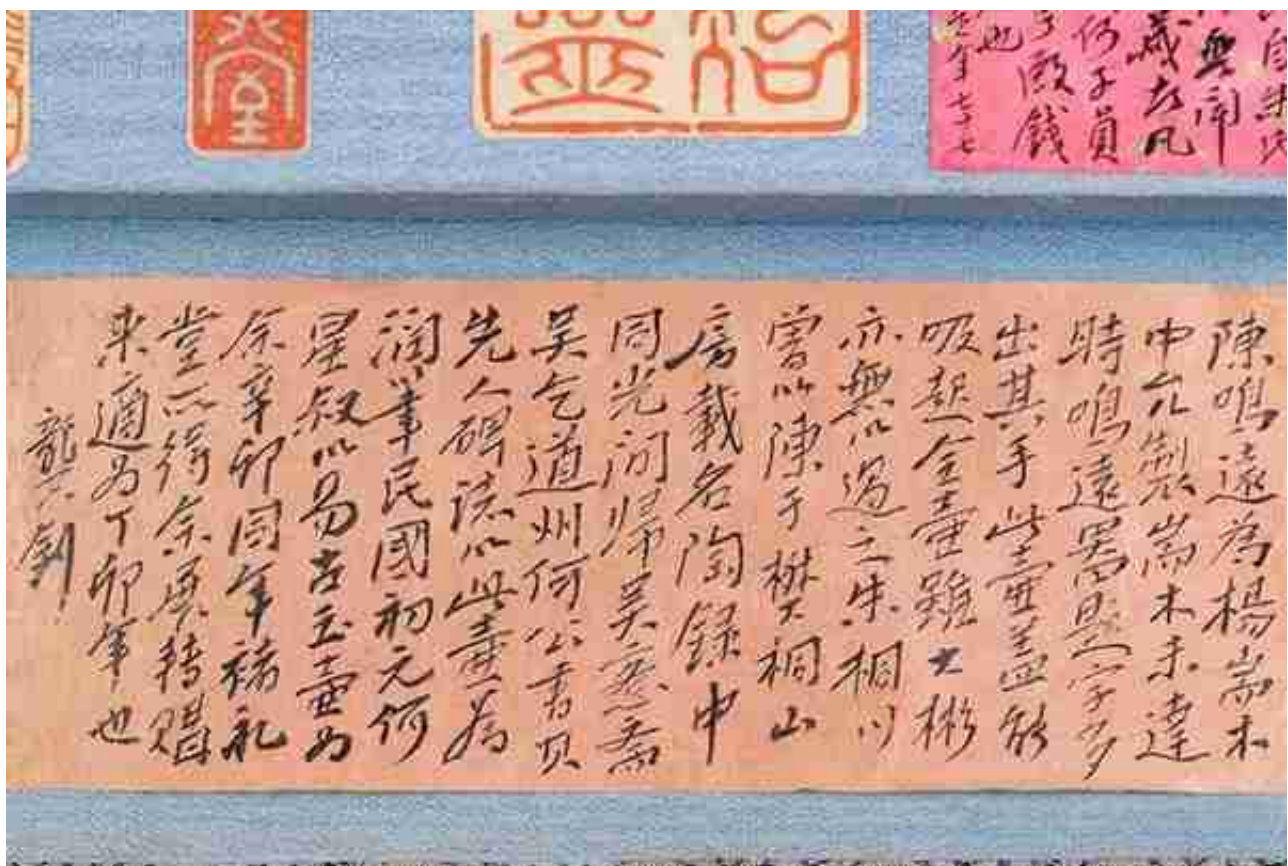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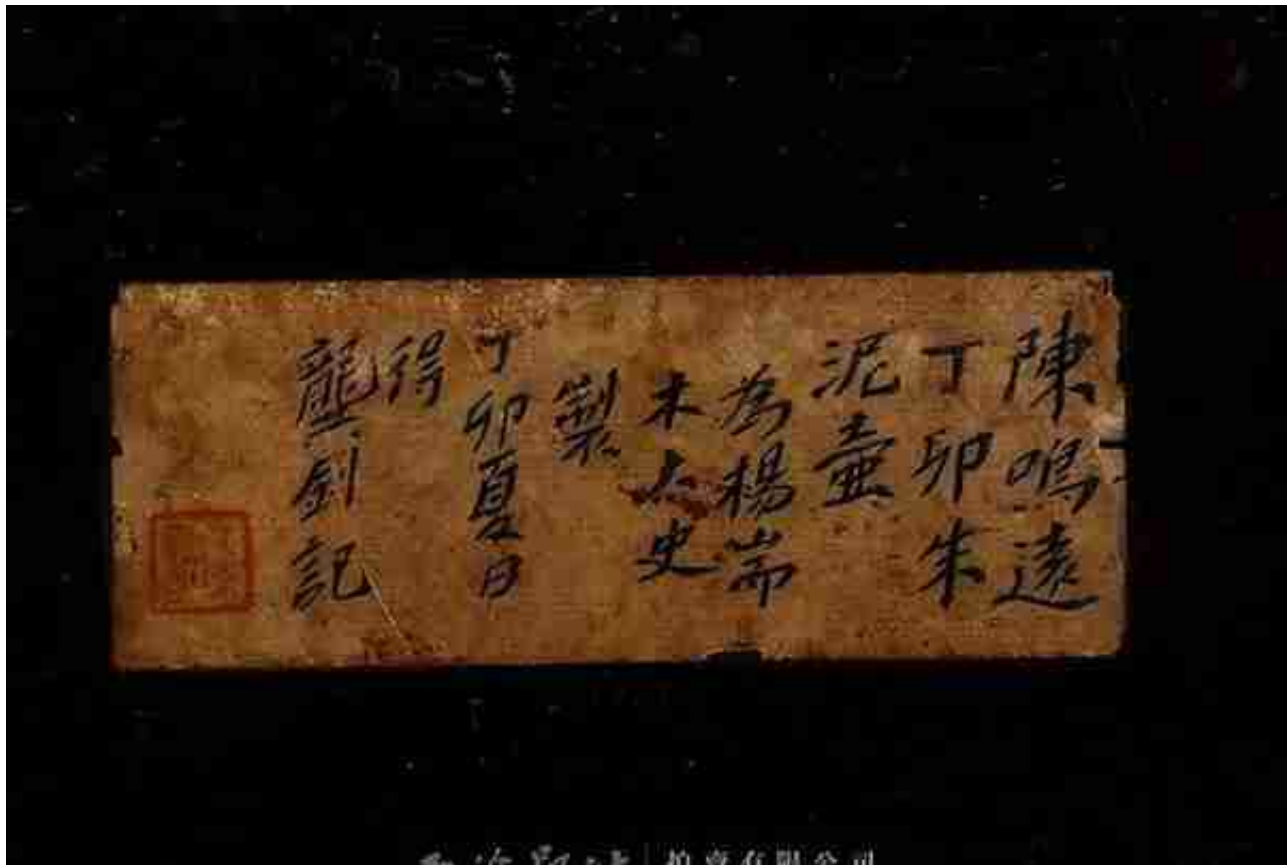
丁卯壶，代表了文艺理论家对陈鸣远的推崇，其中我们发现砂壶典籍重要人物——吴騫与丁卯壶的作者陈鸣远和上款人杨崑木的特殊联系。

陈鸣远的生平资料不多，其中最隆盛的声誉最早由清人吴騫记录。作为酷嗜典籍的藏书家和杂项收藏家，吴騫继《茗壶》之后，成就一部有关紫砂研究的专著《阳羨名陶录》，专门对陈鸣远进行了推介。此后乾隆年间，陈曼生客居海昌求学于吴騫，无疑也受其思想意趣的洗礼。

我们发现，吴騫在编搜善本之余，费劲心思保存并出版了杨崑木的《药房心语》。这部书来自于杨崑木关于饮具铭文、酒座偶尔游戏的散纸笔墨。吴騫在序言中确定了杨氏的主张，强调饮具之铭可作为文人座右之铭，意味朝夕省览。

茶酒相通，这种主张，经由演说家由杨崑木，传导给陈鸣远这样的天才艺术家，为砂壶题刻确立了主旨方向。譬如青铜铭文、书画题跋都成为可以借鉴的文化资源，成为文人紫砂创作、发展、收藏，一路下来的关键内核之一。

像吴騫这样的作者，同时是学问家，藏书家，通诸经史。看似闲余的壶艺通史，却埋藏典籍理路。通过树立像陈鸣远这样的典范人物，丁卯壶这样的标志性作品，意在强调，在技巧之上，紫砂创作也需要立意以定位置，意高则高，意远则远，意深则深，意古则古。这给后续文人紫砂创作，定下了基调。



· 创作时期特殊 ·

康熙丁卯年，陈鸣远创作渐入佳境。

丁卯前一年，丙寅年陈鸣远以知名艺人的身份被载入《宜兴县志》，并被“特为表之”。前几年，青年陈鸣远得到明末著名“复社四公子”陈维崧的推举，在阳羨派词人的词赋中叫响了名气。自中年之后，开始周游于江浙一带，与大量名士定交，这里面除了金张这样的地方文士，还包括像杨耑木那样具有良好政治前景的未来文官。

陈鸣远采取了一种高级定制模式，寓居在名士名园中设计，还适时地让这些文人/文官以书法、诗文各种形式参与即兴合作，这些情况从大量名士诗文集以及珍稀的传世真器铭文里，可以得到证实。

塘栖诗人金张所著《介老编年诗抄》十三卷，诗集以编年体刊载，与陈鸣远有关的诗作二十余首。丁卯年是陈鸣远与金张定交次年，列在这一年段的诗篇，为我们勾勒出丁卯年间，陈鸣远具体的游踪、寓居往返的创作方式、壶底款印“壶隐”对作者自身的意义、坚持创新的态度：

《陈鸣远欲归留看试灯一日...》，叙述了丁卯上元日陈鸣远被留塘栖看灯；《陈鸣远至，始知归舟覆前山漾...》道出他往返将塘栖、桐乡、嘉兴等地制成的壶坯带回宜兴烧制遭遇翻船的事故。

“三吴烟水间，小艇岁去来”，“生涯到处踪无定，问讯从今期有常”，这是丁卯年间陈鸣远的生存状态。

此外从金张的诗篇中，我们发现他有着十分自重的作者感。逐步打响名气的陈鸣远，十分注重自身的知识产权。

关于丁卯壶底陈鸣远自刻“壶隐”一印：

《阳羨砂壶图考》载丁卯壶，提及此壶“壶隐”一印，“为所制陶器中仅见之品，自与寻常所制不同”。

丁卯壶底一方小印——“壶隐”，对于陈鸣远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在金张诗集丁卯年卷明白地显示出来：君私打小印，虚名颇自惜；因知不朽艺，贵乎自开辟；巧则因心古则摹，最嫌依样画葫芦。



诗人金张《介老编年诗钞》丁卯卷，关于陈鸣远壶隐小印的诗篇

在丁卯时期，陈鸣远的创作动机，超越了和壶主之间消遣拈制，互相欣赏的程度。可以说，在一次次创意突破与技术攻坚背后，他对于自己的作品，是有可传之想的，绝非游戏心态。

尽管丁卯年，自谦地刻了“壶隐”小印，但陈鸣远是有艺史留名的自我意识的。随着名声的确立，陈鸣远的文人朋友们频繁捉刀代笔，其中最著名的是曹廉让、杨端木。

自《阳羨陶说》始，《阳羨名陶录》《阳羨砂壶图考》至龚心钊所述，人们普遍认为，丁卯壶款“为端木所自书，晋唐风格，足继米、赵，宜其名重海内”。

杨端木当然可以在自己定制的壶上，落自己的款，表明是自己的笔迹。但他选择隐去自己，凸现壶的创作者为陈鸣远，一方面是二人交往至密，另一方面，可见鸣远壶当时名声之赫赫。

· 收藏家理念 ·

丁卯壶经过被典籍记载，引起一代一代收藏家的关注，名孚中外波及日本。

这里我们也看到顶级紫砂收藏理念的发展。最初自然是定制与馈赠，鸣远为端木制

壶，作为壶主人，珍藏的同时是直接使用的。



褚德彝手拓丁卯壺

到了龚心钊，则更侧重流传考据，这种有据可考的模式，仿佛给传世名器增加了鉴证备案。另一个层面，显示出同好之人，将自己，也就是最近一任收藏者和往届藏家比肩，彰显一种跨越历史的品味契合。这是物中见人的鉴藏理念，影响深远。